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十八回 金山成古蹟報德在來生

上回書中說到田螺殼內做道場那件莊嚴別緻的趣史，那位慧通女冠曾說這道場中的主壇法師是一位姓李的跛足仙人，如今要將這位跛足的歷史、出身和他成功證道、濟難救世的事跡鋪敘出來，卻還要連帶著將和他有緣的何仙女一併帶敘一番。列公們可曾知道中國地理上有一座孤懸江中的名山嗎？那山叫做金山，並非天然生成的山。當去今數千年前，不但是高出平地的山，簡直連平常的土地也沒有了，總不過是揚子江中流一片汪洋之水而已。直至周代中葉，這江水岸上有個很大的村子，村中有位半讀半耕、半隱居不仕的君子叫馬上原，他有一個女兒，生得德容兼備，人人喊為馬大姑娘。姑娘八歲上，嫁與同村一個姓古的書生，是個一貧如洗的寒士，而且還有一位兇悍不堪的後母于氏。大姑娘嫁了過去，姑媳之間先還不見怎樣，後來于氏見鄰舍親戚家都和大姑親呢，反把自己疏淡起來，他也不想人家所以相疏之故是因自己脾氣狠毒，不比大姑那般平和，反疑大姑在外人面前說他短長。雙方情誼便從此發生裂痕。那于氏又是天生的一肚子成見，成見一定，無論怎樣都挽回不轉。雖經大姑力修孝道，冀圖稍回嚴姑的怨意，無奈于氏又說：「他故意藏奸，特地做出這些樣子給外人看。其實他的心裡，正藏著尖刀，恨不得刺死我呢！」大姑受了這等冤枉也不敢對丈夫說。

那古書生也是一位知書達理的孝子，明知母妻失和，不但敢批評母親的不是，有時對妻子面上也不肯說句慰勸的話。若見大姑愁眉苦臉的樣子，反責他不該擺出煩惱面孔失堂上歡心。因此大姑的日子越覺不易捱過。姑媳的感情既惡，那夾在當中的兒子自然更其為難。好好的一個家庭為這大小失歡之故，弄得滿屋子充滿了愁雲慘霧。年復一年不知不覺的過了六七個年頭，于氏待那大姑越弄越凶，凶狠的手段也越出越奇。總而言之，叫做一言難盡。作書人原不難將他那許多千奇百怪的壞處一樁一件都記錄下來，可奈本書不是專談家庭的性質，對於古家之事不過是一種附舉的記載，自然越簡單越好，越不惹人討厭。話已說明，一言表過。

那古書生因感傷自己無能，不能調融家政，況又明知自己妻子正是一位賢德之婦，論情論理，他既日受後母的無理打罵，難道本人還忍心推波助瀾的再去凌踐於他？而在于氏方面，除了親自拿出手段凌逼大姑之外，還要晝夜不停的叱責兒子，說他不幫助為娘責打老婆，就是逆母寵妻，少不得還要送他一個忤逆的大罪。可憐小夫妻倆此時真被這位老人家逼得走投無路，進退兩難。古書生先時何嘗不是助母責妻，此時見母親手段越凶，妻子身上幾乎被他打得沒有一塊好皮好肉。惻隱之心，誰人沒有，何況自己同牀共枕之人，心中豈有不疼的呢！偏母親還要加自己以忤逆之名，這等日子教他如何捱得。也是天不絕人，放他一條活路。此時古書生家除了這位母親大人的甘旨之奉、三餐齊備之外，小夫妻卻常常有一頓沒一頓，吃了中飯沒夜飯。一到冬令，母親身上是無論如何不肯給受些微寒冷。他倆卻都弄得衣不蔽體，瑟縮相對，著實不成個模樣。饑寒至此，再那等坎苦之事，刑杖之威，越教弄得夫妻倆鳩形鵠面，宛如餓鬼道中出來的冤魂一般。古書生早知這種日月萬難久支，自己夫妻年紀還輕，吃些苦頭還不要緊，後母望六之年，萬一弄到少米無衣的當兒，教他怎生支撐。因此早早托親求友在外邊找些事情做做，一則得祿可以養親；二則也免得許多煩惱。這話他先對大姑說過。大姑心憐丈夫為己受累，也甚願他早離鄉井。古書生此時越發決定去到外面碰碰機會。到了這時，果然有個朋友薦他去一個商人處，輔助貿易出入之事。那時候的商賈本不為世所重，由士農而為商，分明把人格貶低了兩三級兒。

但這時的古書生哪裡還顧得這麼多，只要正正當當的事情，可以贖得家，養得母妻，所說仰事俯畜可告無忤，哪管他什麼事情的高下。因此別了母妻，欣然出發。就道的前一宵，夫妻倆相向無言的枯坐了一夜，都覺萬語千言句句要說，卻字字說不出口。似這般呆坐到天明，兩人不覺傷心腸斷，淚如雨下。

古書生只說了聲：「一切我全曉得了，你只該盡禮盡孝，旁的都不必說，也不許說，想來你也決決不肯說的。既恁地時，我們就此可以告別。等我小有出息，再來瞧你罷！」那大姑卻更不會講，只唯唯遵命，點頭領教。兩口子含著兩肚皮的眼淚硬生生分手而別。

古書生本是很有作為的人才，人品又生得高尚規矩，棄儒就商又算大才小用，自然游刃有餘。一去半年，大得東家信用，陸續把所得薪水寄回家中。姑媳們自他走後，日子越發困苦。難得馬大姑真能婦兼子職，格外的恪守孝敬，卻虧他千方百計去弄來銀錢奉養于氏。不料于氏因他能夠弄錢，反說他定有外遇；要其不然，怎麼一個婦道人家倒有出去外邊弄錢的本領呢！

這話進了大姑娘耳朵，真比六七年來所受全部凌辱還要厲害十倍。一時憤急攻心，暈絕良久。那于氏也不去理他，還說他裝死嚇人。偏這大姑暈去一回，果然又醒了轉來。于氏益發覺得自己的料度不誣，便說：「這賤人如此詭謀，以後便算他真個死了，我也不去管他的事。」大姑怨恨之餘，原拼一死明志，但是轉念一想：「寧他不慈，我不能失孝於他，況且丈夫臨行之時是怎樣囑咐我來，要是隨便輕生，卻教何人替他奉養這位衰年的老母？」因此又把一口萬難忍受的冤氣硬硬忍了下去！雙方又敷衍了幾時。

古書生寄來的銀兩到了，于氏自然收納下來，只顧享他自己的清福，再也不問大姑的死生。並因自己有了銀子足支生活，更用不著大姑了，覺得這可惡的媳婦留在身邊總似多了一個眼中之釘，越發思量要攆他出去。便到處托人將他轉賣給人，或妾或婢都無不可，並不索重價，只要他快快出門。可憐大姑日處閨中，哪知他有這種狠毒手段呢！此時卻有同村一個惡霸叫活老虎的，素聞大姑才色兼全，久存不良之念，只恨大姑貞潔自持，無機可乘。聽了這個消息，不勝之喜。慌忙著人去接洽，講好身價銀子，即日照兌，約於後天迎娶過門。

到了次日，于氏忽然把大姑喊去，溫言和色的說了許多好話。大姑正在詫異，于氏就說：「往年因你公公患病，曾在河神廟許下願心，後來你公公去世，我也忘了還願。不道昨兒夜裡得了一夢，夢見河神派人前來責我失信。我說：『許下的願哪敢忘記。實因自己年老力衰，行動不便，所以耽延至今！』」那人便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可著你媳婦代你一走，也是一樣的。」我醒來之後，夢境歷歷在目，一點沒有遺忘。可見此事是千萬真確，一定不假的了。好媳婦兒，我知道你也不大出門慣的，但如今為了一家之事，你可說不得，替我走這一趟。將來你丈夫回來，也一定感念你咧！」大姑從嫁夫以來，從沒有經過這樣的恩寵。況且尊姑之命，從來也不曾回過一句半句。今日之下，為這小小事情，居然如此降尊克己起來，豈非大怪？他心中這般想著，面子上卻只有唯唯遵命。回到自己房裡思索了多時，也想不出一點道理來。

到了次日早上，只得草草的打扮了一回。于氏來說：「外面車子來了，媳婦快快上車走吧！」大姑益發驚駭起來，不覺問了一句：「婆婆怎又僱了車子？媳婦雖然荏弱，這七八里路程，難道會走不動？何必再去僱車？又多費婆婆的銀錢呢？」于氏笑道：「不是這麼講法，你這一去，極快要半天工夫才得回來，丟我一個人在家，冷清清地卻是難受。有這車兒代步，似乎可以快些。好在現時你丈夫寄了錢來，足夠家用。區區車馬之費也還不甚緊要。媳婦，你別多纏，快快前去，早早回來！免得我長久盼望！」大姑已知此去必有什麼詭計，凶多吉少，但總想不到他用的什麼計策？打的什麼主意？好在本人早就抵拼一死，除死之外，諒來沒什大事！索性做出歡天喜地的樣子，別了于氏，出了大門。見車馬之外還有許多人夫，心中益發明白，並又料定了此事的內容。事已如此，不管他三七二一，上車便行。

走有三四里路，車子轉了彎，不是向河神那條路了，大姑此時心有所悟，掀開簾子對人夫們說：「且把車子稍停，我有一言動問！」眾人依言。馬夫挽住韁繩，車便停下。大姑不動聲色，笑容問道：「列位可是我婆婆請來送我上河神廟去的嗎？」眾人聽了，都現出奇怪的樣子來，說道：「我們是西市鎮劉大人家前來迎接娘子的，怎麼娘子你自己還不知道嗎？」那為首的一人點頭說道：「這事我有些懂了，大概小娘子不願嫁這劉大人，是你婆婆硬逼你嫁他的，可是嗎？」大姑未答。

眾人爭問那人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那人笑道：「這也是極易明白的事情。阿婆作主，奉命嫁人，是極正大之事，何用如此鬼鬼祟祟。再則，我不怕小娘子生氣，家中苦到如此地步，河神廟相去不遠，何必如此鋪排，這卻是令姑無可如何的一個漏洞？那時小娘

子要動問一句，這事早穿繃了。尊姑可又早早防到，所以先對我說：『小娘子倘有什麼言語，或是問你們什麼呢，你只隨便應他一聲，不必和他多說。』大概就是預防泄瀉之意。誰知小娘子坦然上車，一句話也沒有，恁般粗心，無怪要上人家的當了？」

大姑哪有工夫和他分辯。這時他的心中真如□七八隻小鹿衝衝直撞，也不曉這滋味兒是苦是酸，是甜是辣！半晌半晌，只把那剪水的秋波凝凝不釋，呆呆的坐在車中，不曉要怎麼才好。車夫們見他沒什吩咐，胡哨一聲，重又上路。大姑呆想多時，見車子急行向前，明知自己沒法使他們後退，便算退回家去，知道阿姑斷斷不能相容。若說回到母家，父母又早已去世，並沒兄弟姐妹之親，只有一個堂房妹子，本來也不是好人。也許此番之事，阿姑還和他聯絡辦理，都是意中之事。

如此一想，覺得後退果屬萬難，也萬無退後之地。若說前去再嫁他人，自己的貞潔，丈夫的顏面卻丟乾淨了，這豈是我馬大姑所做的事情？若是到了劉家，那劉某就是遠近有名的活老虎，他肯放過我嗎？既是進退兩難，說不得只有死的一條路子還比較來得便宜！想到這裡，不覺把上下牙齒咬得刮刺刺一陣子亂響！立時橫了心腸，走向那尋死的路上轉念頭。要快快找一個自盡的方法，免得進了人家的門，再生另外的枝節。正在苦思的當兒，車子又停了下來，說是換船過江。劉家迎親的大船已泊在江岸等候。大姑一聽此言，喜不可支。接著船中上來兩個喜娘，掀簾請新娘下車。大姑定了主見，大大方方的下了車，扶住喜娘肩頭走到江邊。兩個喜娘一邊一個攙他登船。剛上船舷，大姑突然力張兩手，把兩個喜娘推墮船中，自己疾忙向江中一跳，但聽撲通一聲，一陣浪花擁著一位貞節女子卷赴清流而去！這邊眾人見新娘投江，自有一番救援。可想大江之中，浪大水深，那裡援救得及，白白的搗亂了一陣，一個個掃興而歸，回去見那活老虎銷差。活老虎剛正張開大口預備飽餐的當兒，忽然失了這塊鮮肉，少不得有一場懊惱。算他晦氣，那批迎親的人白受那活老虎一陣打罵而已。

且說大姑投江以後，趁著波濤之勢向下流頭漂去，其時恰有一個道人，年已百有餘歲，鬚眉皓白，精神卻頗矍鑠，因事過江，自己掌舵，慢慢駛行，瞥然瞧見上流淌來女子，還不知他生死。這道人一念慈悲，便要救他起來。無奈他是個終身不近女子的人，自幼至老不曾和任何女子沾一沾手足，碰一碰皮膚。現在年長如許，很不願為這女子而破他終身戒行。要是堅決不碰著他的身體，卻用什方法救他，而水勢湍急，這救人的機會真個轉瞬即逝。道人略一沉吟，只得毅然說道：「寧可丟了我這戒行，斷不能見死不救。」於是移近船身，伸一篙點住大姑之體，再蹲下去用力把他拖了過來。誰知大姑溺水太久，返魂無望，早已香消玉碎了。道人心想：「事已至此，既不能復生，這屍體也該拉起來，拖至岸上，好好埋葬才是正理。」想著，便用盡全身的氣力將屍身拖上船來。不料屍腹淹脹，骨節浮腫，剛剛拖得一半，猛聽刮的一聲，早把屍身一隻腿子扭斷，接著忽然幾個巨浪，把道人的船也打翻了。道人既要掙扎，勢不能再顧屍體，結果道人自己因稍識水性，居然逃出性命，那大姑屍體卻始終漂流開去，不知所之。

這道人上得岸來，自思本為救人，反把人家弄殘，不但慘酷已極，而且大違自己百餘年修道立戒的本衷，自念有生迄今總沒幹過這等惡事，如今忽於垂死之時闖此彌天大禍，良心內論，晝夜不安，不覺得成瘋癲之症，不上數月就奄奄而死。那大姑靈魂卻有江神收管，送至水晶宮中。龍王敬他節孝，□分優禮，並為說明前生之事，大姑心下恍然。龍王又笑道：「你還有個同道中人和你同謫同罪，如此那般一事情，只要過得此生，來世與你同時謫滿，修道皈真。此人今生作了一個道人，虔誠修行，戒律極嚴，如今百有零歲，因為救你之故，將你屍身殘傷。他懊恨悲悔，不久亦就去世了。」大姑聽了倒傷感起來，道：「為臣妾一人苦命之故，已經害了別人，不道身死之後還要帶累好人遭殃，豈不可痛！」龍王道：「這也是他命該如此。雖說因你而病，病而死，究竟與你無干。不過他於無心中犯此傷殘屍體之罪，來生恐怕也要成點殘疾。好在於他性命功行毫無關係罷了。」大姑聽了，益發心中不忍。龍王勸說了一會，也就罷了。

過了幾時，那古書生因營業得利滿載歸來，湊巧他後母于氏於前幾天去世。古書生哀毀之餘，並至各親友處查得妻子殉節之事，心中萬分悲痛，竟將所得各種金寶盡數沉於江中——即傳聞妻子投水處。古書生本人便棄家學道，不知所終。後這事傳入水晶宮，龍王請出大姑，對他說明原委，因道：「賢夫婦節烈孝義，神鬼共欽。尊夫既已出家，前程未可限量！夫人不日當由寡人隸送冥府，再轉人生。千年功行，至此即可圓滿！」

寡人念賢夫妻賢德苦情，已著江神就夫人盡節之處，憑藉尊夫所擲金寶之氣，捐出水面若干畝湧出一座孤獨江面的島山，供後人憑弔矜式之地。傳諭已久，近日想可實現了。」大姑感激叩謝。後來江中果然湧出一山，世人知此山成功的原因，便都稱為「金山」。千百年來，越積越高，地面也越廣，至今尚為中國名勝之地。這都是後話，不用再述。

單道大姑之魂得龍王隸送投生，因不忘那座金山，轉世為人，即在金山腳下何姓人家。墮地能言，神靈不昧，呱呱在抱，即不進葷腥。稍長，便立志修道。他父何杰、母劉氏都是忠厚善人，深信仙佛，見女兒如此虔心，也甚願成他之志，不去阻攔他。轉瞬過了□餘年。那姑娘乳名蘭仙，因在家修持沒有多大進步，求告爹媽想要離家遠遊，訪求仙人傳授大道。何杰夫婦對於這層倒有些不大願意。因他倆年過四□，只生此女，若是任其遠離膝下，不但放不下心，自己也過嫌寂寞。曾把此意和蘭仙商量，希望再有子女時方能放他出門。那時蘭仙年紀也稍大一點，萬事可以老練些兒，蘭仙尚未應諾。正在相持，忽有一個姓李的年輕道人上門拜訪。何杰驚異起來，問女兒何處認得這個道人？蘭仙也莫名其妙。父女兩雙雙出去相會。只見那道人丰神秀逸，骨相清奇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蘭仙一見道人似乎在哪裡見過。道人見了蘭仙，亦現出奇異的神情。看他走上前，向父女行了個禮。二人急忙還禮，動問道人仙鄉法號。

道人一面就座，一面笑說：「姓李，名玄，是河南地方人。和女公子夙世有緣。轉世墮地時，念女公子前生之事，特來一會，以了夙緣。」即將前因後果說畢而去。

單道大姑生魂因不忘金山和為他受害之道人，投生金山腳下何姓人家為女。呱呱墮地便通性靈說話，從小不進葷腥，不著錦衣，立誓不嫁。七歲上有玄女化身道婆，降凡指點，那姑娘生有宿慧，自然認得玄女是真仙下凡，便虔心求教。但他念念不忘前生之事，務要尋得那道人投胎之處，等他先成神仙，自己方肯超凡證道。玄女贊歎道：「此亦數也，不可勉強。但你所說的老道，我卻已知他投生河南李姓人家，將來合為老君祖師弟子。既你立志等他，且待他成道之後，我再著他前來會你。」於是傳以許多煉氣、養心、導引、辟谷的口訣，並將幾樣防身法術，如隱身飛劍之類。姑娘一一領受。玄女叮囑幾句，自行歸天。這姑娘便專心一志在家修持，專候那李仙到來。自己也可脫度。看官記清，這便是八仙中的何仙姑。因和跛仙李玄有如許關係，先將他的事情記載一番。

如今再說跛仙本身之事。那時洛陽地方有一家官宦之家，姓李名奇。夫人尤氏，單生一子，取命李玄。降生之時，夫人夢見一道人投懷，醒來之時，滿室都是異香，呱呱者即已墮地。

夫妻倆知道此子有些來歷，□分寵愛。不道李玄生性奇特，不想為官作宰，只求出家修道。又常對父母談說前生之事，說自己本一老道，一生好善，未作絲毫歹事。不料轉世臨終之時，曾因救一女子將他屍體傷殘，這是第一痛心之事，至今耿耿於心。孩兒得道之後，是必首先尋到這位女子，要在他面前懺悔一下，方能成玄了道。」這等說話，李奇當他是瘋語，一味叱責，不許他這般胡言。夫人卻相信仙道，知道必有來頭，反好言安慰他。李玄總不放在心上。轉瞬過了□多年，忽有太白金星受那老君祖師委托，駕雲而來，降落李府，嚇得李奇夫婦和一家人跪地焚香，叩首迎接。太白含笑安慰道：「大夫、夫人請弗多禮，貧道為與公子有緣特來相見，還請大夫著公子出門一敘。」李奇一聽此言，深怕兒子被這老仙帶去，心中大為躊躇。誰知夫人心直，忙命人去塾中喚回李玄。李玄一見太白，恍如舊識，低下頭，拜了八拜。太白攜著他的小手，笑道：「一別千年，還能記得貧道嗎？」說著，在他頸項上連拍三下。李玄頓又醒悟九世以前之事，慌忙跪地叩頭，口稱：「師父，快救弟子超脫苦海。」太白冷笑道：「天下沒有這樣容易的神仙。」

神仙這般容易，世上的神仙都與凡人無殊了。」李玄聽了，恍然大悟。只說一聲：「師父帶我一帶，弟子拼受災殃，甘棄紅

塵，無論如何決不懊悔。」李奇見兒子這般說法，心中大懼，忙想止住他時，太白把袍袖一舉，頓時滿室金光，對面不能相見。金光過處，太白和李玄都不知去向。未知李玄何往，卻看下回分解。